

白话中国古典精萃文库（卷三十四）

元人散曲

——
酒筵歌席的散唱

（文化普及珍藏版）共52卷

I211
43

元人散曲

王 楚 编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辽新登字 3 号

元人散曲——酒宴歌席的散唱

yun ren san qū——jiǔ yān gē xī de sǎn chāng

王 楚 编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:174 千字 开本:787×1092¹/₃₂ 印张:7.75

1992 年 9 月第 1 版

199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

责任编辑:任 宁

封面设计:王凌波 胡萍丽

责任校对:王小晓

ISBN 7-5313-0884-3/I·807

5.22 元

总定价:258.00 元(套)

原著者简介

元人散曲

元人散曲作家有二百余人，其中生平不详者五十四人。其籍贯分布全国，前期偏向北方，以大都为中心；后期偏向南方，以杭州为中心。其身分包括各种族、各阶层，有汉族、蒙古、色目、高丽人，有台省元臣、郡邑正官、路吏下僚、书会才人、倡优商贾。其中有诗文集者三十六人，则传统文人风气所染，亦不废制曲。卢挚、冯子振、贯云石、刘时中、薛昂夫、张可久、徐再思等人皆但制曲而成就亦高，可谓散曲专业作家；尤其张可久传世之作多达小令八五五、套数九，豪放、清丽兼而有之，内容无所不包，堪称第一大家。

目 录

绪论

- 一、元代的政治社会和文坛的情势…………… (1)
- 二、元代的散曲作家及作品 …………… (14)

元人散曲的认识

- 一、起源 …………… (31)
- 二、体制 …………… (36)
- 三、规律 …………… (40)
 - 1. 语言旋律 …………… (41)
 - 2. 音乐旋律 …………… (55)
 - 3. 北曲格式的变化 …………… (65)
 - 4. 套数 …………… (78)
 - 5. 俳优体 …………… (80)
- 四、语言 …………… (86)
- 五、作法 …………… (94)
- 六、内容 …………… (99)
- 七、风格…………… (106)
- 八、结论——散曲的特质…………… (116)

元人散曲的欣赏

- 一、前期作家——豪放派…………… (122)
 - 1. 刘秉忠 …………… (122)

2. 杜仁杰	(124)
3. 王和卿	(127)
4. 盍西村	(130)
5. 张弘范	(130)
6. 刘 因	(131)
7. 不忽木	(133)
8. 陈草庵	(136)
9. 姚 燧	(138)
10. 庚天锡	(141)
11. 马致远	(143)
12. 邓玉宾	(155)
13. 姚守中	(157)
14. 冯子振	(161)
15. 贯云石	(164)
16. 张养浩	(168)

二、前期作家——清丽派..... (174)

1. 杨 果	(174)
2. 商 挺	(175)
3. 王 恽	(176)
4. 卢 挚	(177)
5. 关汉卿	(182)
6. 白 朴	(191)

三、后期作家——清丽派..... (196)

1. 乔 吉	(196)
2. 张可久	(202)
3. 徐再思	(215)
4. 薛昂夫	(219)

5. 孙周卿	(221)
6. 周德清	(222)
四、后期作家——豪放派.....	(224)
1. 睢景臣	(224)
2. 张鸣善	(228)
3. 杨朝英	(230)
五、歌妓与无名氏作家.....	(231)
1. 歌 妓	(231)
2. 无名氏	(233)

绪 论

一、元代的政治社会 and 文坛的情势

中国历史上，异族侵略中国是司空见惯的事，如周代的严狁，秦汉的匈奴，六朝的五胡，唐朝的回纥、吐蕃，北宋的契丹、辽、金，但它们顶多只占领半个中国，长江天堑所屏障的南方半壁江山始终是汉族的天下。前秦苻坚的大军虽然夸说“投鞭断流”，但淝水一战，“风声鹤唳”，被谢玄一鼓击破；金主亮也耀武扬威的要“立马吴山第一峰”，而采石之役，更被虞允文打得落花流水。也就是说，他们想要统一中国，只是一场迷梦而已。

可是十三世纪初，精于骑射、勇武好战的蒙古人崛起于塞外沙漠之地，成吉思汗并吞了大漠南北诸部落，举兵南下，夺取了金的黄河以北之地，再挥兵西征，由中亚西亚直捣俄罗斯，凯旋东归时，也顺便把西夏灭了。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（即元太宗），更在公元一二三四年，完成了灭金的大业。从此偏安江左的南宋，便直接面对着强大的敌人，称臣纳贡，极尽妥协委曲之能事，如此苟延残喘了四十二年，元世祖忽必烈毕竟举兵南下，于公元一二七六年攻陷临安（南宋的首都，现在的杭州市），掳走恭帝；公元一二七八年，把宋朝的残兵败将逼到广东崖山；次年陆秀夫负着帝昀投海殉国，结束了宋朝三百二十年的命运。

这是汉民族的第一次亡国，其呼天抢地、椎心泣血的惨

痛不难想见。汪元量有一首诗说到元兵攻陷临安的事：

西塞山边日落处，北关门外雨来天。

南人堕泪北人笑，臣甫低头拜杜鹃。

西塞山边落下的，不是红红的太阳，而是整个黯然无光的宋朝；北关门外飞天而至的，不是及时的甘霖，而是挟着腥风的血雨。破巢之下，安有完卵；亡国之痛，岂无家亡之悲；遗民的血泪，那堪更对寇仇的狞笑！于是有“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”的临安，开始有了无数的蒙古人、色目人（即最先被蒙古人征服的西域人），乃至所谓的“汉人”（指原在北方被金统治的人）来居住了，而大宋的顺民，就成为“四民”之末，被称为“南人”了。庐陵人邓剡有一首鹧鸪诗：

行不得也哥哥！瘦妻弱子羸骖馱，天长地阔多网罗。南音渐少北语多，肉飞不起可奈何，行不得也哥哥。

这真是一幅遗民的血泪图，心中的悲哽与怨毒，溢于言表。人生天地，就必须行路天地，路途再荆棘、再坎坷，也得往前行走，否则焉能称为“生活”？可是邓剡劈头第一句就说：“行不得也哥哥”，那不是鹧鸪鸟的啼声，而是他不可遏抑的呼喊！“瘦妻”、“弱子”、“羸骖”，由一个“馱”字所结合起来的形象，多么教人惨不忍睹。人生的天地，原来是又长又阔，可以自由翱翔、自在驱驰的，而今已布满网罗；纵使人、兽同时饥饿将死，网罗又怎能让你逃过！推究其故，正因为“南音渐少北语多”，在敌人铁蹄下，民族惨烈的被杀害，文化肆意的被摧毁；可恨的是自己毕竟是凡夫俗子，血肉之躯，何来有彩凤双翼、冲云霄、绝尘世，“行不得也哥哥”，徒唤奈何！

宋子贞“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”中说道：

自太祖西征之后，仓廩府库，无斗粟尺帛。而中使别迭

等签言：“虽得汉人，亦无所用；不若尽去之，使草木畅茂，以为牧地。”公即前曰：“夫以天下之广，四海之富，何求而不得，但不为耳，何名无用哉？”

耶律公就是耶律楚材，元太宗时，官中书令，也就是宰相，他非常有学问，非常受到宠任。如果不是他那几句话，那么中原一带就要变成大牧场了。由此也可以看出，象别迭那一类呆头笨脑、教人不值一笑的蒙古人，正复不少。他们只知道穹庐乳酪、驰马弯弓，他们那里知道农耕织作、揖让进退。他们只懂得摆出征服者架势，为所欲为；他们那里懂得被征服者的情感，从而去汲取他们优美的文化。他们发掘南宋诸帝的陵寝，焚其尸、扬其灰；他们掠夺庶民百姓的财产，占人妻、淫人女。元杂剧无名氏鲁斋郎，其中鲁斋郎说到他自己的为人：

花花太岁为第一，浪子丧门再没双。街市小民闻吾怕，我是机豪势要鲁斋郎。……小官嫌官小不做，嫌马瘦不骑。但行处引的是花腿阉汉，弹弓粘竿，骑鸟小鹞。每日价飞鹰走犬，街市闲行。但见人家好的玩器，怎么他倒有，我倒无。我则借三日，玩看了，第四日便还他，也不坏了他的。人家有那骏马雕鞍。我使人牵来，则骑三日，第四日便还他，也不坏了他的。我是个本分的人！

像这样一个“本分的人”，绝不是任何时代的地痞流氓所能比拟的，他虽不做官、不骑马，但身分非常特殊，所以“幼习儒业，后进身为吏”的张珪，在地方上是“谁不知我张珪名儿”，然而一听说被告强占民妇的就是鲁斋郎，便连忙掩了口，唱道：

【仙吕端正好】被论人有势权，原告人无门下。你便不良会、

可跳塔轮，那一个官司敢把勾头押。题起他名儿也怕。

【么篇】你不如休和他争，忍气吞声罢。别寻个家中宝、省力的浑家，说那个鲁斋郎胆有天来大。他为臣，不守法；将官府，敢欺压；将妻女，敢夺拿；将百姓，也踉跄；赤紧的他官职大的忒稀论。

说他“官职大的忒稀论”，却始终不明白究竟是个什么官，这除了活是个蒙古或色目人的典型，还有什么能取代的？象戏剧和小说之类的通俗文学，虽然不是“正史”，但往往是当时政治社会最真实的写照，所以鲁斋郎并不是戏剧人物，而是元代蒙古、色目人的典型。

我们再就皇皇昭告天下的法令，来印证元代种族的不平等；元史卷七世祖纪四：

至元九年（一二七二）五月，禁汉人聚众与蒙古人斗殴。元史卷一〇五刑法志四：

诸蒙古人与汉人争，殴汉人，汉人勿还报，诉于有司。

看样子，汉人只有被殴的分了，因为“诉于有司”，恐怕更挨一顿毒打。刑法志四又规定“诸杀人者死，仍于家属征烧埋银五十两给苦主。”但如果是“诸蒙古人因争及醉殴死汉人者”，却只有“断罚出征”和“全征烧埋银”，汉人的“命”，显而易见，是微不足道的。至于吏治呢？

我们且看看关汉卿的窦娥冤，写的是张驴儿和他父亲仗着对蔡婆有救命之恩，要图谋蔡婆、窦娥婆媳俩为妻，张驴儿设计以毒药杀死蔡婆，却误杀他自己的父亲；反诬窦娥是凶手，一状告到官府。且看这戏中的官府：

【净扮孤引祗候上，诗云】我做官人胜别人，告状来的要金银。若是上司当刷卷，在家推病不出门，下官楚州太

守桃机是也。今早升厅坐衙，左右，喝捧厢。

【祇候么喝科】

【张驴儿拖正旦卜儿上，云】告状！告状！

【祇候云】拿过来。

【做跪见，孤亦跪科，云】请起！

【祇候云】相公，他是告状的，怎么跪着他。

【孤云】你不知道，但来告状的，就是我衣食父母。

这虽然是戏剧中净丑滑稽诙谐的“插科打诨”，但如果拿来和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“僧祖杰”一案对看的话，就不难相信，这正是元代那些不学无术、胡涂透顶，而却善于刑名，见钱眼开的蒙古官吏的写照。陶宗仪辍耕录“醉太平小令”条云：

堂堂大元，奸佞专机，开河变钞祸根源。惹红巾万千，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，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，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。哀哉可怜。

右醉太平小令一阙，不知谁所造。自京师以至江南，人人能道之。古人多取里巷之歌谣者，以其有关于世教也。今此数语，切中时病，故录之，以俟采民风者焉。

再看蒋一葵尧山堂曲纪的一段记载：

至正间，上下以墨为政，风纪之司，脏污狼藉。是时金鼓音节，迎送廉访司官则用二声鼓、一声锣，起解强盗则用一声鼓、一声锣。有轻薄子为诗嘲曰：“解贼一金并一鼓，迎官两鼓一声锣。金鼓看来都一样，官人与贼不争多。”

这一诗一曲所讽刺的，虽然都是针对元顺帝至正间的时弊，但其实是“开国已然，于今为烈。”在人民的心目中，官吏和盗贼居然没有分别，甚至于官吏更是个明目张胆的盗贼，

那么其为害之酷烈，较之盗贼，就尤有过之而无不及了。我们拿些史料来作为印证。元典章卷二圣政一肃台纲项：

至元三十一年（一二九四）七月，钦奉圣旨节文，……凡军民士庶诸色户计，所在官司不务存心抚治，以致军民困苦，或冤滞不为审理，及官员侵盗欺诳，污滥不法，若此之类，肃政廉访司监察御史有能用心纠察，量加迁赏。

同卷止贡献项：

庚申年（一三二〇）四月初六日，诏书内一款，节该开国以来，庶事草创，既无俸禄以养廉，故纵贿赂而为蠹。

又卷三圣政二均赋役项：

庚申年四月初六日，钦奉诏书内一款，……加之滥官污吏，夤缘侵渔。科敛则务求羨余，输纳则暗加折耗。以致滥刑虐政，暴敛急征。

可见元代的贪官污吏，多如牛毛。而元史成宗纪大德七年所载，更举出了一分具体的统计：

七道奉使宣抚所罢赃污官吏凡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人，赃四万五千八百六十五锭。审冤狱五千一百七十六事。

本来道德是用以维系人心，法律是用以制裁恶徒，但在乱世里，法津荡然，道德沦丧，在为非作歹的权豪势要眼中，更无法律、道德可言。也因此，人世间便失去了公理：升斗小民，只有任由权豪势要剥削宰割；本分善良的百姓，只有任由流氓恶棍欺凌压迫。人世间充满了大大小小的冤屈，压抑了形形色色的悲愤；于是强力者铤而走险，柔弱者只好借古人酒杯浇自家块垒，希企有一位像包拯、秦檜然、钱可那样不畏强悍而专和权豪势要作对的清官，出来为他们主持正义，锄奸去恶。如果找不到这样一位清官，那么象张鼎那样

明白守正；不辞艰苦的将含冤负屈的百姓解救出来的吏目也可以。但是，在异族的铁蹄下，究竟没有这样的清官和吏目。于是等而下之，只好期待梁山泊那样的英雄好汉，出来替他们报仇雪恨，痛快人心。可是梁山的英雄也只是可遇不可求，于是乎又等而下之，只有寄托于冥冥之中的鬼神来主持公道了。这种形情真是每下愈况，愈下愈悲，而这正是反映元代政治社会的杂剧中公案剧、绿林剧，以及许多鬼魂报冤剧的时代背景。我们透过了元杂剧，似乎听到了许许多多无助的痛苦呼号。“柔软莫过溪涧水，到了不平地上也高声。”

【正宫端正好】没来由犯王法，不提防遭刑宪。叫声屈，动地惊天。顷刻间游魂先赴森罗殿，怎不将天地也生理怨。

【滚绣球】有日月朝暮悬，有鬼神掌着生死权。天地也！只合把、清浊分辨，可怎生糊突了、盗跖颜渊；为善的受贫穷、更命短，造恶的享富贵、又寿延。天地也！做得个、怕硬欺软，却原来也这般、顺水推船。地也！你不分好歹何为地，天也！你错勘贤愚枉做天！哎！只落得两泪涟涟。

这是窦娥被绑赴法场时所唱的两支曲子，胸中的无限冤屈，万般无奈，就好象被压抑了千年万年的火山，突然的爆发出来。在那黑暗的社会里，人已不足尤，而那分辨清浊的天上日月、地上鬼神，难道也在人间恶势力的摧残下消声匿迹了？否则怎会是非倒置、黑白不分呢？于是把满腔的怨毒，诉诸于质天问地、诟地詈天了；而呼声微微，天地茫茫，最后只落得“两泪涟涟”！

庶民百姓的遭遇如此，那么古来居为“四民”之首的士人又是如何呢？

读书的士人一向是把科举考试当作进身之阶，君不见“十年寒窗无人问，一举成名天下知。”君不见“春风得意马

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。”他们对于那“白衣卿相”的“功名事业”是多么的热衷愉快而终生以赴！可是在这蒙元的时代里，自从灭金以后，仅于太宗九年（公元一二三七）举行过一次，直到仁宗延祐二年（一三一五）方才恢复，其间科举之废置，凡七十有八年，“士之进身，皆由掾史。”（新元史选举志）而科举即使恢复，也不甚公平。蒙古、色目人作一榜，汉人、南人作一榜；而“蒙古、色目人愿试汉人、南人科目，中选者加一等注授。”（选举志）这显然含有民族的歧视。更有甚者，当时仕途广大而繁杂，其杂乱的程度，以至于象陶宗仪辍耕录所记载的这件事：

至正乙未（公元一三五五）春，中书省臣进奏，遣兵部员外郎刘谦来江南募民补路府州司县官，自五品至九品，入粟有差。非旧例之职专茶盐务场者比。虽功名逼人，无有愿之者。既而抵松江。时知府崔思诚惟知曲承使命，不问民间有粟与否也，乃拘集属县巨室点科十二名，众皆号泣告诉。曾弗之顾，辄施拷掠，抑使承伏，即填空名告身授之。

路府州司县各级官吏五品至九品，可以纳粟买得，尚有可说，至于用“拘集”的手法硬派硬点，否则就棒棍交加，那真是旷古奇闻。然而为什么百姓在“功名逼人”之际，却“无有愿之者”呢？新元史百官志说：

上自中书省，下逮郡县亲民之吏，必以蒙古人为之长，汉人、南人贰之。终元之世，奸臣恣睢于上，贪吏掊克于下，虐民蠹国，卒为召乱之阶。甚矣！王天下者不可以有所私也。

可见汉人、南人即使做官，也根本没有实权，最多只是供蒙古、色目人驱遣而已；况乎官场之中，上下横暴贪墨，稍

有良心的人，抽身犹恐不及，那会自陷染缸呢？

如此说来，读书人即使中举也没有什么用，而舞文弄墨的人往往力耕不能、经商不肯，谋生之道既乏，于是儒生最受轻视。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云：

滑稽之雄，以儒为戏者，曰：“我大元制典，人有十等：一官，二吏；先之者，贵之也。七匠，八娼，九儒，十丐；后之者，贱之也。吾人品岂在娼之下、丐之上者乎？”

郑思肖在大义略序上也说：

黜法：一官，二吏，三僧，四道，五医，六工，七猎，八民，九儒，十丐。各有所统辖。

两说虽微有不同，但列“儒”于第九等则一。读书人落到这种田地，恐怕不止是空前，而且是绝后的吧！郑德祐的遂昌山樵杂录记载尤宣抚一事云：

时三学诸生困甚。公出，必拥呼曰：“平章！今日饿杀秀才也！”从者叱之。公必使之前，以大囊贮中统小钞，探囊振予之。

这些自称将要饿杀的秀才，其困窘之状，比起第十等的乞丐来。又有什么两样。而一个人到了衣食无继的情况下，其心志之愤懑是可以想见的。马致远有一本杂剧叫“荐福碑”，演一位读书人命运不好，寄居在荐福寺，寺中的和尚要拓颜真所书的碑文给他去卖来救济贫穷，可是因为张镐曾大发牢骚，得罪了龙神，半夜里忽然雷电交加，把荐福碑击毁了。苏东坡穷措大诗有句云：“一夕雷轰荐福碑。”就是用来形容读书人困窘倒楣倒透了顶。且看张镐在剧本首折所唱的两支曲子：

【油葫芦】则这断简残编孔圣书，常则是、养蠹鱼。我去这六经中枉下了死工夫：冻杀我也！论语篇孟子解毛诗注，饿

杀我也！尚书云周易传春秋疏。比及道河出国，洛出书，怎禁那水牛背上乔男女，端的可便定害杀这个汉相如。

【寄生草么篇】这壁拦住贤路，那壁又挡住仕途。如今这越聪明越受聪明苦，越痴呆越享了痴呆福，越糊涂越有了糊涂富。则这有银的陶令不休官，无钱的子张学干禄。

这其实是马致远的自家写照，也是生活在异族统治下的文人痛苦的呼喊！所以元代的许多才智之士，便沦为医卜星相之流，或买卖以营生，或说唱以糊口。有的仍旧不甘心埋没他们的锦心绣口，使他们握中的生花妙笔，无端的颓废，于是他们在象大都（今之北平）、杭州那样的大城市里，组织了所谓的“书会”，而自称为“才人”，他们编撰剧本，或改写剧本，有时也著作赚词、谭词、词话，甚至于“弄獌獌”等通俗文学。他们满腔的愤懑和无限的才情，既然都倾注在这娱人自娱、与功名富贵无缘、但求果腹的“事业”之中，于是他们“无心插柳柳成阴”，他们所从事的戏剧和通俗文学“事业”，大放光彩。

戏剧和通俗文学之所以能大放光彩，也必须要有它们滋生繁衍的温床，这个温床就是元帝国便利的交通和兴盛的商业。元史食货志二市舶条有这样的记载：

至元十四年（一二七七），立市舶司一于泉州，令忙古解领之。立市舶司三于庆元、上海、澈浦，令福建安抚使杨发督之。每岁招集舶商，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。及次年回帆，依例抽解，然后听其货卖。

俄人拉狄克（ladak）中国革命运动史中也有这样的话：

元时占据全亚细亚者，就是蒙古族。当时中国的货币，可以由太平洋流通到波斯湾以及里海各地。当时全亚细亚底商业，引起了中国商业很快的发展，以及手工工厂长